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tylized black and whi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.

婦女代表

獨幕話劇

孫 芊 作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2-1
38



你別犯愁，辦法都給你想好啦！



……這是家裏的眼，這是屈業組的眼，我沒枉花過一文錢，我沒
開呆過一天，你有眼睛好好看看！

時間：

一九五二年冬底某日，傍晚至夜間。

地點：

東北某農村農民王江的家裏。

佈景：

一個普通農民的家，左邊有門通外屋，門旁放一水缸和碗櫥子。右邊有門通裏屋，門旁靠牆放一地桌，桌有抽屜，桌上有帽筒等常見的擺設，旁邊有椅子，正面有炕、窗戶，炕梢有櫃、被格，炕上放個火盆。

人物：

張桂容——年二十五歲，村中新選的婦女主任，簡稱容。

王江——普通農民，張桂容的丈夫，年二十七八歲，簡稱王。

王老太太——張桂容的婆母，年五十餘歲，簡稱老。

翠蘭——村中的姑娘，年十七八歲，簡稱翠。

牛大孀——舊產婆，年四十五歲，簡稱牛。

保兒——張桂容的吃奶的兒子（可用道具代替）。

〔幕啓，場上無人。有頃，翠蘭由門外喊着急入，她抱着一小捆稻草。〕

翠：桂容嫂子！桂容嫂子！（進屋見無人，又喊着向裏屋走）桂容嫂子！桂……

〔王老太太急由裏屋出來，她手裏在納着鞋底，示意翠蘭勿喊。〕

老：（略有嗔意，壓低語聲）你喊什麼？別吵醒孩子！

翠：（心裏有事，不以爲然地）王大娘，桂容嫂子呢？

老：她挑水去了，就來！（冷冷地）你又找她幹啥？

翠：我告訴她，可處勻也沒勻來好稻草。

老：稻草？什麼好稻草？

翠：我們副業組織草袋子用的稻草唄！預備了一垛，這兩天分兩班起早貪黑地織，一下子把稻草都織光了。桂容嫂子叫我到後街去勻去，跑了好幾家，好的都燒火了，就有一家剩些這麼短的。

老：（淡淡地）沒有就拉倒唄！還總得你們張羅！（坐炕沿上做活）

翠：（認真地）你看，下晚這班就沒有織的啦！

老：沒有就收拾了得啦，還總得織那個玩藝兒！

翠：大夥幹的正心盛的時候，哪能收拾了呢！（把稻草放

在椅子上）桂容瘦子跟我們說：「把這期草袋子交上去，還跟合作社訂合同呢！」

老：（絮絮叨叨地）她啥都想幹，白天織那玩藝兒，下晚還上夜學，在家裏呆一會都難受，你們怎麼那麼愛聽她的！

翠：我們選她當代表當主任，就是叫她領導我們生產學習嘛，怎麼不聽她的呢！

老：（不滿地）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爲的啥，你們哪一個家裏是指着你們吃呀還是指着你們穿？死冷寒天的，挺大個姑娘也出去張羅！

翠：（解釋地）這陣兒正是送公糧用草袋子的時候，多織點對國家也好，還怕掙錢多嗎？

老：（不耐煩地）往年沒用你們織草袋子，人家公糧也一樣送啦！（背過臉去，不愛搭理）

〔外邊門響，翠急過去，掀開通外屋的門帘，桂容担水進，放下扁担。〕

容：你勻來稻草了嗎？

翠：那幾家種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，就有一家還剩了點這麼短的（指稻草捆），別人家都燒火啦！

容：（過去拿起看）這麼短，還淨茸的（茸發勇音），織草袋子哪行呢！（把稻草又放在椅子上）

翠：不行咋整？後街再沒有誰家有啦！

〔容將水倒缸內，沉思良久。〕

容：有！

翠：誰家有？咱們多勻點。

容：我們家就有！

〔老不滿意地斜視容一眼〕

翠：（高興地）那更好啦，你們今年的稻子比誰家的都強，我就叫常玉成的車來拉得啦！（翠欲出，容喚住）

容：你等一會兒！

翠：他的車送公糧回來還沒卸，我都說好啦，他先給咱們拉稻草，接着就給咱們往合作社送草袋子。（翠欲出，容拉住她）

容：這我知道。（示意須問老，翠停住，容轉向老）

老：（止不住開了腔）保兒他媽呀，咱們那點稻草你可不能隨便動。

容：別處買不着好的啦，跟咱們勻點。

翠：我們交了草袋子就給錢呀，不白使。

老：給錢也不行，你大哥走的時候也沒留下話，別人可不能作主。

容：織草袋子也有咱家一份，那稻草咱燒火都燒糟踐啦，還是拉去織草袋子吧！

老：（責難的口吻）這事可不能由你啦，保兒他爹走的時候告訴又告訴，不叫你出頭管外頭的事，你一點也沒

往心裏去，就這樣他回來我還得落埋怨呢！你還想往外頭拉東西，你可少給我惹亂子。（下炕轉身往裏屋走）

翠：等我大哥回來「炸了」有我，大娘，你先叫我們拉去得了唄，眼看着沒織的啦！

老：沒織的就快點收拾了，你們消停地回家呆着，大夥都省心。（進裏屋）

翠：（與容對看一眼）真驚扭，氣死我啦！（生氣地將椅子上的稻草捆打落地上，一轉身坐在椅子上）

容：（想了半天，走近翠，拍翠肩）翠蘭，你別着急，咱們再出去看看，東頭老李家種過五畝稻子，你去看看還剩稻草沒有？我到西頭老黃家去看看去！

翠：也不見起有。

容：沒多有少也行，問問就回來！

翠：走吧！（容拾起稻草捆同由外屋門下）

老：（出）唉！真沒法治！

〔牛大嬾上〕

牛：王大嫂！

老：喲！是他牛大嬾，快坐下！快坐下！（讓牛坐）

牛：（不坐，關心地）大姪子回來了嗎？

老：哪回來啦！他放木頭到大山裏去啦，快三個月啦！

牛：東頭跟他一塊兒去的人都回來啦，他說大姪子也回來

了嘛！他們在站上分的手，也許是他落在後邊啦！

老：那也許是，沒聽說咋樣？

牛：聽說他們都挺好。

老：（推牛坐）快坐下歇會兒！（裝袋煙遞牛）你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來串門？

牛：唉！我躲你這媳婦還躲不過來哪！我哪能來串門！今兒個我聽說你兒子回來了，我這才來了。

老：（不解）怎麼？你躲她幹什麼？

牛：（欲言又止，低聲問老）剛才是她跟翠蘭出去了吧？

老：是她們倆。他牛大孀，你是爲的啥事呀？

牛：唉，咱們一個村住了多少年，又是老親，我該說總得說呀，前兒個老子家孩子鬧病，請我去給治，我給拾掇拾掇，扔下了藥，不知怎麼叫你兒媳婦知道了，說我治的不好，勸老子家把孩子抱區上診療所治去了。這還不算，還把我給留下的兩包藥給拿走了，唉！咱們是「親戚理道」的，你說叫我說個啥？

老：（氣忿地）我們這媳婦，就是「傻狗不識臭」，人家上邊怎麼告訴她就怎麼幹！

牛：唉！人家別人當主任的時候都沒管，換上了她就管得這麼寬。

老：你別跟她一般見識！

牛：大嫂啊！你也知道我，家裏指着我奔跑，老子家這份

藥，是我到手的錢，她給我攪「黃」了。

老：他牛大孀，你別生氣，等會兒她回來，我叫她把藥還給你。

牛：他還能聽你的嗎？

老：我兒子快回來了，這回可不能依着她啦。

牛：（高興）那好啊！（解釋）唉！她是個主任，又是大夥舉的，她要公事公辦我能怎麼的，也就得找你跟你兒子來，你跟姪媳婦說說，叫她往後給我留一面，這「公門中好修行」啊，她高高手我就過去啦。

老：（自負地）往後我可不能再叫她給我惹事去啦！等我兒子回來就叫她把這個婦女代表又是主任的都給我退了。

牛：那倒也……

老：要有我兒子在家管着她點，這個代表她也當不上。

牛：對！帥不離位，真不假，看你們這「老貓不在家，耗子上房笆」了，這回老貓一回來……（外邊門響，牛一驚，低聲地）媳婦回來了？

〔容拿一捆較長的稻草進來。〕

容：牛大孀來啦。

牛：啊！

老：保兒他爹要回來了，你知道嗎？

容：我剛才也聽說啦。

老：（命令的口吻）你牛大孀來要藥來了，你快給人家！

容：（意外地）要藥？（放下稻草，轉向牛）牛大孀，昨天你不是說：那藥不好使，作廢了嗎？怎麼還要？

牛：（看了看老，氣壯起來）我這當着你婆婆面可不能說假話，昨天是你們大夥逼的我不能不那麼說，我那藥是十拿九準的秘方配的，都是上等藥材，早先配還合三萬塊錢一包呢，給老子家一個也沒掙他的。

容：（認真地）牛大孀，老子家孩子的病，可是你給治大發的呀！

牛：（詭辯）那可怨不着我，這「人有當日之災，馬有轉經之病」，我治好了這個病，他又得那個病了。

容：（抑制着憤怒）那麼你還想要藥，拿着給別人治病去？

牛：（心安理得地）我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！

老：（插嘴向容）你管人家這事幹什麼？給人家不就得了麼！

容：（想了半天，決然地）好！我給你！

〔容轉身取鑰匙開地桌的抽屜找什麼。牛見容開抽屜認為自己目的已達，乃走近容背後。〕

牛：（堆笑臉討好地）姪兒媳婦呀，你可別尋思大孀不滿意你呀，大孀知道你有你的難處：一面是公家，一面

是親戚，你在當間兒〔一手托兩家〕，左右爲難，你這回把藥還給大嬸這就算對啦，常言說：〔交情大於王法〕，你成全大嬸，大嬸一定對得起你，等你女婿回來找你岔子，大嬸準來說幾句好話……

容：（轉身遞牛錢）給你，拿去吧！

牛：（奇怪地）怎麼？你給我錢？藥呢？

容：藥我買下啦！

老：（不解地）媳婦呀，咱家沒病人，你留藥幹什麼？

容：（果決地）我要送到縣立醫院化驗去！看看是不是胡弄人。

牛：（大驚）啊！姪兒媳婦，你，你，這不是要我的〔好瞧〕嗎？（央求地）你，你，你不能這樣做……

容：你怕甚麼，化驗好了，叫你在全國賣！

牛：（手足無措）不，不，不要你錢，你給我藥。

容：我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！

牛：（情急之下，忽然想起一着，略有威脅的神氣）姪兒媳婦，咱們可是親戚呀！你這樣做，你女婿回來可不能答應你！

容：（激動地，一口氣說下去）你想想你自己幹的事情吧！告訴你當產婆要好好當，揀孩子時候要好好消毒，你也不做，村裏你經手揀的孩子有好幾個得臍帶風的；不讓你給人家藥吃，你還偷摸着賣，老子家孩

子得肺炎，你硬說什麼「寒火」，亂扎針，亂給藥吃，不是我勸他把孩子抱診療所去，孩子就完了。事情過去了，你就想要賴嗎？

老：這是人家的事，你管它幹什麼？

容：這是人命關天的事，怎麼不管？

牛：（懇求地）姪媳婦，我一定再不賣就得了。

容：你為什麼不賣？你為什麼不敢化驗？你說清楚了！

牛：（吞吞吐吐地）呃，呃，從前我有個親戚使這個藥治好過痢疾，我就把這個藥方找來了，反正我知道這藥藥不死人。

容：可你知道準能治別的病嗎？你這樣冒贖下藥，不把病人給耽誤了嗎？

牛：我尋思萬一碰巧治好了不更好嗎？

容：你拿人命碰大運啊！

牛：我以後不賣就是了。

容：你得說死了，一定嗎？

牛：一定！一定！

容：我明告訴你吧：各村婦女代表開會都核計好啦，要設立婦嬰保健站，宣傳衛生知識，往後你再想賣也沒人信你的啦！

牛：（木然不語）……

容：（緩和地）我知道你生活困難，（遞錢）這些錢給

你。藥，作廢了。

〔牛不好意思接錢，呆立。裏屋傳出孩子哭聲。〕

老：（滿臉愠意）孩子哭了！

容：（向牛）你的藥也不是大風颳來的，配的時候既然花了錢，那你就拿去吧！（放錢在地桌上，進裏屋）

牛：（晦氣地）唉！（欲往外走，又想起錢，轉身想了想，拿起，邊走邊向老）這可是她給的。

〔牛下，老不悅地坐在炕沿上，容由裏屋抱孩子出。〕

老：（厲聲地）你咋這麼好管閑事！她和咱們房不連脊，地不連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和你有什麼相干？你拿着得罪人不當事兒！

容：媽！我是婦女主任，又是衛生委員，我不管誰管？

老：你要不好出頭，大夥能選你嗎？我就不信這屯子就你這麼棵高草！明明是窟窿橋你還要上，什麼人都得罪，等保兒他爹回來看你怎麼安排？（邊說邊向裏屋走）

容：媽。

老：（停住）什麼？

容：（拿起長稻草）你看咱們家的稻草多整壯，燒火都糟踐啦。我剛才出去又沒勻着，就把這個賣了織草袋子吧！咱們有錢買別的燒火還不是一樣嗎！

老：你還嫌麻煩惹的少啊！那點稻草你又慫心上啦。

容：媽，大夥沒稻草織袋子，咱家拿稻草燒火，我一把一把往灶坑裏填的時候，心裏比什麼都難受，勻出去有什麼虧吃呢？

老：不行，這個家你當不了，沒稻草就早點收拾了在家呆着，省得保兒他爹回來又跟你「翻兒」了。（老進裏屋）

〔容焦急，翠急上。〕

容：（關心地）買着了嗎？

翠：沒有，你呢？

容：我也沒買着，都燒火啦。

翠：怎麼辦哪！常玉成的車在門口等着裝呢！他說：送公糧的時候碰上合作社主任。告訴草袋子不夠用，叫把織出來的快點送去。

容：他回來餵牲口了嗎？

翠：餵好了，剛套上車，等着給咱們拉完草就送草袋子呢！

〔外面傳來常的聲音：「翠蘭哪！快點啊，到是上哪裝啊？」〕

翠：你聽！他等着急啦！

容：（焦灼地想）……

翠：那就到後街拉那份次的吧！（欲下）

容：（阻攔）那份草織成袋子一碰準壞，怎麼能行呢！

翠：（煩躁地）又沒好的，眼看第二班晚上不能幹活啦！

容：（果決地）拉我家的！

翠：（意外地）大娘答應了嗎？

容：她慢慢就明白啦，先裝二百捆拉走！

翠：好！那快裝上拉去吧！完了咱們好上夜學。要晚啦。

容：我做好了飯還沒吃呢！你先幫他裝去吧！我吃完了就走。

〔翠急出。容順手提起那兩捆稻草扔到外屋。她轉身到碗櫥前取碗筷。外面有趕車聲。老氣忿地由裏屋出。〕

老：是你叫他們到院裏裝草的嗎？

容：是我。

老：你怎麼越來膽子越大啦，等保兒他爹回來……

容：（乾脆地）他回來怕什麼！事有事在，人有人在。

老：（理屈詞窮）啊？我也當不起你的家啦？你把家的東西願意往外拉就拉！

容：媽，我說了半天你也聽不進去，現在公糧入倉，等着草袋子使，咱們織了又掙錢，有什麼不好？那是六百捆草，我叫他們拉去二百捆；我做了我担着，你不用操這個心啦。

〔容將碗筷放地桌上，由抽屜裏拿出一本自製的賬本，用鉛筆記賬，老想要說什麼，又止住。〔唉〕了

一聲，進裏屋去。容記完收起賬本，到外屋端一盆白飯進來，剛盛了一碗要吃時，翠進來，撲打身上的碎草屑。]

翠：二百摺拉走啦，咱們快上學吧！都晚了。

容：（急問）常玉成趕車走了嗎？

翠：走啦！（疑惑地）怎麼？又不讓拉了嗎？

容：不是，他往合作社給送草袋子，我想叫他捎點東西回來。

翠：你捎什麼東西？

容：都是家裏用的，挺要緊的東西。

翠：那咱們快攆他去得啦！他卸了草就裝草袋子，別趕不上趟！你沒吃飯到我們家跟我一塊吃點〔黏乾糧〕吧，咱們先攆他去！

容：那也行。你快給我抱一下孩子，我把這飯再坐鍋裏去，等你大哥今下晚到家了好吃〔熱乎〕的。

翠：（接孩子，感佩地）啊呀，你想的這麼周到，你對他可真好啊？

〔容送飯盆去外屋又回來，接過孩子，向裏屋走。〕

容：媽！

〔老出。〕

老：幹什麼？

容：我要上學去，把小保兒給你吧！

老：（不悅地）你還去呀？

翠：我們這兩天要測驗，不去哪能行呢！

老：（向容）我可告訴你，只爲你好出去開會，你女婿嫌你打的可不是一回兩回啦，這回他回來聽說你又當代表又上夜學，他可不能答應你，你不快把這些亂攤子事退了……

翠：冬天大長的夜，家裏沒事誰不學習去！

老：你可別等他回來硬招脖頸，今兒個你要去就把孩子帶着，要不就別去！（轉身進屋裏）

翠：（小聲向容）這個老太太，還拿他兒子嚇唬人呢！一個老太太不哄孩子幹啥？你就交給她，不願意哄也得哄。

容：那哪能行呢！

翠：（氣不平地）我看你在地跟前太孬了，還叫她欺負住啦？

容：（拉翠至一邊，鄭重地）不是我孬，翠蘭，你想想：我是個團員，萬一吵起來傳到外邊去，好說不好聽，對咱們團的名聲也不好。

翠：那你這就不學了嗎？

容：我怎麼能不學呢！不學文化，不參加生產，就是手腕子給人家攢着，那我們還爭什麼平等？哪兒來的自由？誰都有扯腿兒的，我不去，別人又得洩勁啦！